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盧遂

禮記大全卷二十五

明 胡廣等 撰

坊記第三十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之道固不可以不記矣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譬則坊防與平聲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讀為譬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遏水之流也○應氏曰理欲相為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減而不足禮則防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焉性之善為德禮以防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為淫刑以防之而遏其流聖人防民之具至矣然人之欲無窮而非防閑之所能盡也聖人於是而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天之命令人力莫施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

而欲不得肆矣張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下文所謂禮刑命者是即君子之道也○馬氏曰禮所以制中故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慶源輔氏曰人有所畏則不敢縱禮以坊德刑以坊淫略而言之也至於命以坊欲則又入深而言之是三者所謂大爲之坊也彼因一事設一禁者豈君子之道哉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口簟反於上故亂益亡

方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徳以守富故富斯驕約者不獲恣則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者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而為之節文富者不以有餘而慢於人貧者不以不足而窮其身貴者不以在上而慊於物皆由有禮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石林葉氏曰貴賤尊

卑者節也升降上下者文也有節以制其等有文以別其位則富不驕貧不約貴不慊於上雖然禮之所制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而已矣○慶源輔氏曰約是氣歉驕是氣盈坊主於禮故此着言之作者之謂聖故制富貴聖人之事也慊謂滿足貴不慊於上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之意

子云貧而好樂洛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上聲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衆而以寧謂家族衆盛而不以悖亂致禍敗也天下其幾言此三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

也荼苦菜也毒螫蟲也刺厲王言民苦政亂欲其亂亡故寧為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一雉家富卿大夫之富也不過百乘其采地所出之兵車不得過此數也。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嚴陵方氏曰制國不過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城不過百雉即左氏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益公卿

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於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而已所坊之事不止於民經每以民為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為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俟乎人為之坊矣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石林葉氏曰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其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

者似有而無別言其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有別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有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小大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嚴陵方氏曰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別有位則各安其分而不爭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去聲彼盍渴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

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夷之也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而稱主避國君也詩逸詩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言視彼盍旦之夜鳴以求曉是欲反夜作晝求所不當求者人尚且惡之況人臣而求犯其上乎不同車遠害也篡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嚴陵方氏曰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

之別也盡旦即月令所謂鶡旦盡何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故名之以此人患之者以其亂晝夜故也君臣之別晝夜之象也其可亂之乎故引逸詩以況之乘車之法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食祿也浮在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

嚴陵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輿之無餘不害為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詩小雅角弓之篇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爲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已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

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方氏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己則不驕先人而後己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揚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髙之皆謂是矣

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平聲無告

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勗勉也莊姜言歸妾戴嬀
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
以勗為畜者言能容畜我於心而不忘是不偝死忘
生之意也○䟽曰財利榮禄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
合俱得君上則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
皆不偝於死者亡謂身為國事而出亡在外存謂存
在國内者君有利禄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内存
者以此化民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偝死而

號無告者言民偕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也嚴陵方氏曰死謂爲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爲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偕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絶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號無告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德者而不吝於班

禄則民興於讓善尚有能者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習藝賤禄賤車非輕禄器也特以貴賢尚能而不吝於所當與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故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則先言而後行不必其言行之相顧也○鄭氏曰約與先互言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禄尚技而賤車皆謂任賢使能錫予之而無所吝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禄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去聲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挹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則民必違犯也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悖慢之亂作矣信則不欺於民讓則不恃乎已以此臨民民得不親其上死其長乎故曰民之報禮重也詩大雅板之

篇詢于芻蕘問于取草取薪之賤者也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嚴陵方氏曰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所為未嘗不以民也夫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故下豈有不天上施者乎言必曰酌者以言有當否斟酌而後行之也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無以相治故曰亂也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上酌民言矣民之報禮重則下天上施矣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筮之於

著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石梁王氏曰鄭箋詩既以體為卦兆之體何故於此曲附履字之訛嚴陵方氏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也汝且能無已矣故怨益亡○臨川吳氏曰言在上者善稱人過稱已則民化之亦以善讓人而不與人爭也又且人不怨已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徒洛反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

鎬京之居蓋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亦協從武王遂以龜為正而成此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為讓善之證然此兩節所引詩意義皆不甚協慶源輔氏曰善則稱人與人為善之心也過則稱已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大舜善與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不足言矣民讓善則亡怨不足言矣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

君之德於烏乎呼是惟良顯哉

君陳周書與今書文小異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臨川吳氏曰言人臣善稱君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盡忠於君引書君陳證歸美於君之事於乎歎辭是謂如此也言臣能如此則是良臣而君之名亦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泰誓周書引以證善則稱親之義臨川吳氏曰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已

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
引書泰誓證歸美於親之事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弛猶棄忘也三年不言見商書說命篇讙今周書無逸篇作雍讙與歡同言天下喜悅之也此條引論語近之引書義不協○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因知皆後人為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

嚴陵方氏曰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

謂敬其美也○石林葉氏曰親之亡也三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以思其孝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讙讙則樂之至也雍則和之至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怠亦通詩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庚

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寛容之貌瘉病也慶源輔氏曰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族未能孝於其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綽綽有裕故能合族也交相爲瘉豈能合族乎○嚴陵方氏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況父母乎故可謂孝矣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去聲其衣君子以

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辨別也同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所以厚敬親之道書商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

嚴陵方氏曰衣於身最密前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

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不同席席言所坐之席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義則一而已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内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曲禮云恒言不稱老與此意同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感人而使之傷者歎

也閨門之内謂父母之側戲而不歎非專事於戲也謂為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娯親猶云可爾恨歎之聲則傷親故不為也慶源輔氏曰孝慈一心也然人情多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已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方氏曰為親之死故為尸以象其生為神之亡故為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

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石林葉氏曰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尸則斯須之謹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謹也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若夫宗廟久而廢壞則修之祭祀立尸以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也故曰追孝○程子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嗣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

爭利而忘義

籩豆簠簋之屬皆祭器用之賓客以爲敬也菲薄而廢禮與過文而没禮皆不得爲敬主人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主也易既濟九五爻辭論薄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石林葉氏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爲貴以其内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爲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没禮惟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德唯其不必菲也故殺牛而祭不如

夏禴益君子無意於菲奚者示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示其思義民之反此乃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者以其事示之而已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體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承奉事之也醴齊醍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味

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以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衆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得酒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祭禮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此以和睦之道教民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言禮儀盡合於法度笑語盡得其宜也嚴陵方氏曰七日戒三日齋盈見禮器郊特牲解曲禮曰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也夫

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則敬之至矣故曰以教敬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為精甘者為粗若郊特牲所謂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濁者為質清者為文若此所謂醴酒在室澄酒在下是也其質在上其文在下則先王之所尚固可知矣示民以此豈有沈湎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也亦見禮運玄酒在室解尸飲三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者因祭祀之酒肉也聚其宗族者謂羣昭羣穆咸在也聚其宗族則交相親矣故曰教民睦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上聲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上聲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

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賓自外而入其禮不可以不讓喪自內而出其禮不容於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章首賓喪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餘說見檀弓 嚴陵方氏曰每進以讓每加以遠皆所以示遠遠則所以崇敬也自谷於中霤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弔於壙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是也弔於家即所謂反哭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偕死之意則一然而民至於死則其事盡於此矣人之於此其可以不盡乎故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從周者以其弔於家為盡

故也檀弓又曰反而亡焉失之矣則弔於家為盡可知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魯僖公九年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方氏曰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為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

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石林葉氏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為主也不敢代父而為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冡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冡宰攝之也以其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子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皆誠實之至豈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乎欲貳其君是與尊者相

敵矣故云示民不貳也君子人君之子也有君君在也不謀仕嫌欲急於為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唯命龜之時或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某左傳卜貳圉正謂君之貳故鄭引之云二當為貳也嚴陵方氏曰孝以事君者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者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幼不敢貳於其長矣故曰示民不貳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

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有上下謂卑當統於尊也嚴陵方氏曰不敢有其身者傳所謂為人子者無以有己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

君

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以上四節皆明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忘其親而貳其君

石林葉氏曰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為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為饋獻○嚴陵方氏曰自無客禮而下並見郊特牲解曲禮曰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所賜且不敢受況專之以授人乎故曰示民不敢專也饋即遺也自此遺彼則曰饋自下獻上則曰獻

慶源輔氏曰子不敢有其身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

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戶郭反不菑緇畬余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致其情也此是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財利矣無辭無辭讓之節也行情直行己情也禮畧而利行民不能無爭奪矣人有饋遺於己禮也己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出見

其人則不視其饋視猶納也此蓋不敢以無禮而當人之禮易无妄六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引之以證不行禮而貪利也嚴陵方氏曰幣者帛之名帛者幣之實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為先也孟子謂恭敬者幣之未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徇利而忘義故曰則民利無辭則失取予之宜行情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弗能見謂主人有故而弗能見饋者也既弗能見則不視其饋凡內物者必視其多寡是否而後內之故也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為先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才又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秉禾之束為把者穧鋪而未束者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為利耳伊語辭與今詩文顛倒

不同仕則不稼祿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也食時食四時之膳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詩衛風谷風之篇葑蔓菁菜也菲亦菜名詩之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詩意謂如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黄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此引以為不盡利之喻者謂采葑菲者但當采取其葉不可以其根

本之美而并取之如此則人君盛德之聲遠播無有違之者而人皆知親其上死其長矣詩則以及爾同死爲偕老也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利非不取也不盡之而已若九一以治野外什一以治國中周官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之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澤虞言頒其餘于萬民皆此意自仕則不稼而下亦皆不盡利之事也○石林葉氏曰仕則不稼者不盡利以遺民也食時不力珍者盡仁以愛物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

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去聲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兹弓反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章明也無嫌無可嫌之行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作析薪如之何而豳風伐柯篇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克能也橫從其畝言從橫耕治其田畝也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嚴陵方氏

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為之紀矣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非謂是歟嫌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俟乎媒幣矣

慶源輔氏曰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衆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厚別厚其有別之禮也卜之卜其吉凶也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又見論語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陽侯繆侯兩君之謚也鄭云其國未聞○方氏曰大饗者兩君相見之饗也因陽侯之事而廢夫人之禮則陽侯以前夫人固與乎大饗而有交爵之禮矣乃云非祭不交爵者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此云不交爵謂饗異姓國君耳○石梁王氏曰陽侯繆侯既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既未聞其國

何以知陽侯為弑君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現）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避）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去聲）

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避之又遠之以色大欲當謹坊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

鄭云此句似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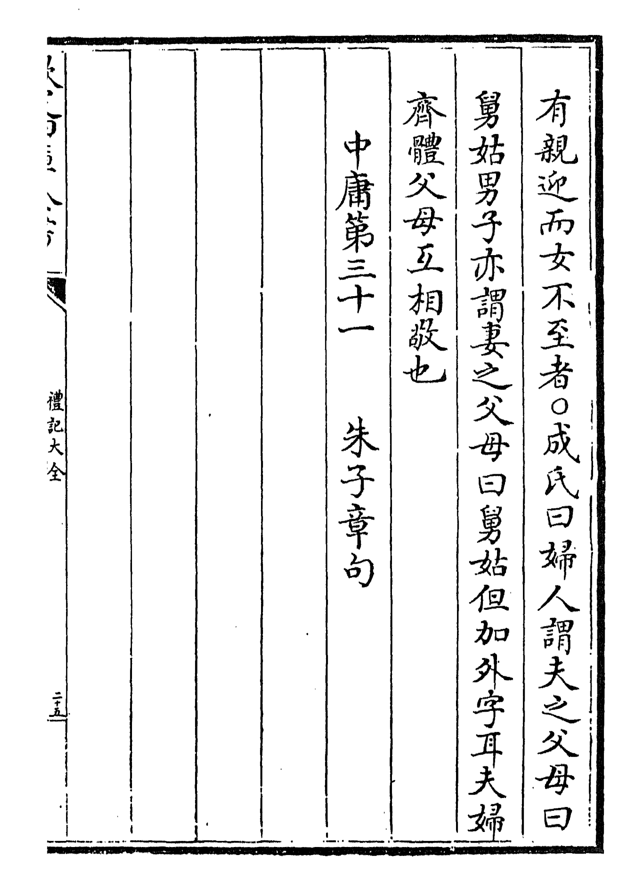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去聲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荒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餘並見前嚴陵方氏曰孟

子曰好色人之所欲也故經傳每以是況其所好之篤者祭義曰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論語賢賢易色此云好德如好色以言其所好之篤而已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凡此皆以遠嫌而已餘並見曲禮解

子云昏禮壻親迎去聲見現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舅姑女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論語註云送與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者亦



有親迎而女不至者○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禮記大全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大全卷二十六

明 胡廣等 撰

表記第三十二

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方氏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略也稱

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應氏曰歸乎之嘆聖人周流不遇覩世道之益衰念儀刑之有本何必歷騁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隱而顯即中庸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蓋示人以進德之事表記以是為始蓋發明聖人立教之故馬氏曰隱者其迹顯者其名其迹隱於幽其名聞於人以其德蘊於中輝光發於外夫惟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矜所以自飾而欲人之敬厲所以

自嚴而欲人之畏言所以自宣而欲人之信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至德黙喻於心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疏曰甫刑呂刑也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馬氏曰見其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見其所可語而不慮其所可黙則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故貌

足畏不失色於人故色足憚不失口於人故言足信

○劉氏曰君子謹獨不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不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不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也葢其尋常敬忌故動處無不中節如此又引書以證之而義益顯矣

藍田呂氏曰修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者也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於足故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修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

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憚也言敬則足信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裼襲見曲禮○應氏曰裼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存其敬不以襲衣而因為裼不以裼衣而因為襲益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褻之患藍田呂氏曰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慢瀆所由生也衣裘之間以襲裼為之節文故凡服裘者必有衣以裼之裘褻服也不可以敬事故有衣以覆之也不袒則謂之襲襲充美也袒謂之裼裼見美也謂裘之文飾也不文飾也不裼故犬羊

之喪不襲也不相因者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也禮盛者不文則以襲為敬如大喪不裼及尸襲聘禮賓襲執圭帛則襲是也禮不盛者尚文故以裼為敬如君在則裼無事則裼受饗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是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洛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金華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

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盎報本始通肸蠁莫重乎祭一毫不敬則曠而不接矣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正名分出政令者莫嚴於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矣其可以倦而懈於事乎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

敢以此終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避）禍篤以不揜恭以遠（去聲）恥

馬氏曰篤者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則輝光發於外而人不能揜也○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非以正行則其戒謹篤恭皆非有爲而爲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患防揜恥乎記禮之垂是言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張子曰篤謂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如何可揜與誠之不可揜其義同　藍田呂氏曰慎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況於禍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慎而取

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著何事於揜乎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何事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恥者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仕鑑反焉如不終日

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强而有進德之漸故日强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日偷○應氏曰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内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

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嚴陵方氏曰莊敬日強者進於勤也安肆日偷者瀰於怠也○延平周氏曰莊敬日強可以言君子安肆曰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為君子果莊敬則日入於強或安肆則日入於偷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現君恐民之不敬也

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石林葉氏曰事鬼神則致敬於幽者也故主齊戒見君則致敬於明者也故主擇日月○嚴陵方氏曰玉藻言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

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褻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易蒙卦辭謂凡占者初筮則誠敬必全若以明而治蒙必其學者如初筮之誠則當告之若如再筮三筮之瀆慢則不必告之矣引此以言賓主之交際當慎

始敬終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筮之瀆慢也○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摯如羔鴈雉鶩之類是也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茍也茍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疎也嚴陵方氏曰無辭不相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無禮不相見欲其有相見之文也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豈有相褻者乎禮重於辭而見親於接瀆有污意褻有近意則褻不若瀆之為甚也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

之利也

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裁割事物而人心凜然知所畏故曰制報之為禮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嚴陵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報之利則報者禮也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為禮固明矣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

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懲而衆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寛身之仁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 馬氏曰德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必報之以怨然後

民知有所懲言有得失則必讎德有吉凶則必報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則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下之報也君之於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於下也民之於君出死斷亡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寛自居故謂之寛身之仁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茍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之

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方氏曰欲而好仁則知者利仁之事也畏而惡不仁則畏罪者强仁之事也若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

慮氏曰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仁之外別無他好也無畏而惡不仁則所惡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別無他惡也○延平周氏曰無欲而好仁者仁之至也無畏而惡不仁者義之至也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其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常寡故君子議道則以己而置法則必以人蓋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己之所能以己之所能而議道則可以合道有

欲而好仁有畏而惡不仁者民之所能以民之所能而置法則法之所以易行者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上聲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呂氏曰安仁利仁强仁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監殷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其仁可知也道非仁不立義非人不行凡人之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故曰仁右道左嚴陵方氏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者以其三者之情雖異及其成功則一而未知其孰為仁者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者論語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正謂是也仁者之為仁猶之生於陵者安於陵而已故曰安仁知者之為仁知

仁之為已利則為之知不仁之為已害則不為也故曰利仁畏罪者之為仁畏不仁之貽罪則戒而惡之欲仁之為功則強而好之故曰強仁○藍田呂氏曰右者人所有事左者居於不用之地而助右之所不及也仁者人之體也將有為也將有行也非仁不可也故曰仁者右也又曰仁者人也道者天之理也仁至于不可行不可不節則理有所不得已以助人之所不及者義也故曰道者左也又曰道者義也仁莫隆於父子父子之道親親也義莫重於君臣君臣之道尊尊也厚於此則薄於彼厚於彼則薄於此惟知其所以為左右則尊尊親親並行而不相悖無厚薄之間矣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應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

粹以爲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爲霸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藍田呂氏曰至道者至于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故曰至道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之者也所謂制節謹度是可以有國而長諸侯者也故曰義道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未達道不能以義起亦庶幾乎不失道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七感反怛多八反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上聲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

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上聲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閲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有數言行仁之道非止一端盖為器重為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謂之仁也義有長短小大言義無定體在隨事而制其宜也中心憯怛惻隱之端也故為愛人之仁率循古人之成法而勉强行之此為求仁之事資仁取諸人以為善也即上文强仁之意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豐水之傍以

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武王豈不官使之乎言無遺才也聖人為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曾孫以下皆孫也故夫子以為數世之仁蓋中心憯怛所發者深故所及者遠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後事乎此但欲以仁終其身而已耳蓋勉強資仁所發者淺故所及者近也藍田呂氏曰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

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無定體唯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為貴者以下為貴者有以大為貴者以小為貴者之類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

此章論仁而及義者葢仁之數是亦義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升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待洛反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呂氏曰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

得以仁名之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以義度人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故賢者可知已嚴陵方氏曰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勝言勝其任致言致其至舉若手舉行若足行論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其言正與此合儒行言温良之本敬慎之地寛裕之作孫接之能禮節之貌言談之文歌樂之和分散之施其用雖不同至於本乎仁則一也孟子言天子之保四海諸侯之保社稷大夫之保宗廟士庶人之保四體其位雖

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孔子言郊社之於鬼神嘗禘之於昭穆饋奠之於死喪射鄉之於鄉黨食饗之於賓客其禮雖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茲非取數之多乎以其數之多此勉於仁者所以為難也以義而度人則天下無全人故曰則難為人以人而望人則不求備於人故曰則賢者可知所謂賢者賢於人也與某賢於某猶賢乎己之賢同則彼善於此而已○馬氏曰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而云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何也此言有抑揚之理也蓋仁之道自其本而言之仁在我也在我者易以勉自其仁之成名而言之唯中心安仁者能之則是勉於仁者蓋亦難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去聲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去聲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大雅烝民之篇言德之在人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尹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求其能舉德者乃惟仲山甫能舉之我愛其人使其或有不及我思効忠以助之今吉甫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

山甫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者也小雅車舝之篇言有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二止字皆語辭夫子引此兩詩而賛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哉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不足少也人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俛焉無他顧之意孳孳勤勉之貌斃死也○應氏曰前章言仁重且遠而人不可以全責此又總叙而勸勉之

藍田呂氏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聖人之任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不以世莫之助而不為

故曰惟仲山甫舉之○嚴陵方氏曰高山出雲故澤加於民民賴而仰之景行當於道故德加於民民傚而行之詩人思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非好仁者疇武能之忘身之老者即所謂不知老之將至是也斃而後已者即所謂死而後已是也○臨川呉氏曰引詩斷章盖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也鄉此大道而行之行至中半力不能進而後止若猶能進則不止也好仁之甚故力行不輟如此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温恭人維德之基

仁之難成私欲間之也私意行則所好非所當好故曰失其所好也苟志於仁雖或有過其情則善故不待多言而可辨故曰易辭也恭儉信三者未足以爲仁而亦行仁之資曰不甚曰鮮皆勉人致力於此可以由此寡過而進德也詩大雅抑之篇○石梁王氏曰信近情當爲情近信嚴陵方氏曰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仁所以難成歟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哀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爲君親而有過此其所以易辭歟○

藍田呂氏曰恭儉信未足以為仁而仁者之資也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私於已又以敬讓行之鄉乎仁矣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其過寡矣近乎情則不忮於欺斯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是而失之者鮮矣可與進於德矣故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讀為稱尺正反之朋友以極

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呂氏曰聖人制行以立教必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為之法所以為達道也惟不制乎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於仁也知所向矣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之著於外衣服以稱其德之有於中朋友切磋相成以至於極而後已○

應氏曰五者輔導而夾持之欲其趨向之專壹也縱

有懈怠而欲爲惡者獨不愧于人而畏于天乎詩小雅何人斯之篇

藍田呂氏曰人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矣故曰唯君子能之○馬氏曰君子已雖能不以己之能者病人人雖不能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制行不以己民之賢者有所勸勉不肖者有所愧恥以行其言言從而行之此行不違言之意也自禮以節之至欲民之有壹者此言聖人制行不以己之法也夫不足則儉有餘則侈人之常情也故有禮以節之儥驕而不可繫者其惟人心乎故有由中之信以結之此所以正於内又不可不文於外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稱之然外不可以不資之以友故朋友以極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也聖人之教人俯仰之閒無所愧怍故引詩之辭以況之詩之意非如此葢說詩者不以辭害意○臨川吳

氏曰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恥彼自愧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去聲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此承上文容貌衣服而言欲有其德行以實之也德

謂得之於已行謂見之於事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鵜鶘也俗名淘河鵜鶘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延平周氏曰服其服而能文以君子之容者然後可以服先王之法服有其容而又文以君子之辭者然後可以守先王之法言遂其辭而能實以君子之德者然後可以行先王之德行衰絰有哀色端冕有敬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君子不失色於人如此○藍田呂氏曰鵜鶘善居汙澤之中捕魚以為食者也不濡其翼則不得食梁者魚梁也人之所以捕魚者也鵜之求食不之澤而之梁無濡翼之勞坐得其食如人之無德無功而受顯服者也故服之不稱其德異乎鵜者未

之有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絜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乎天子也馬氏曰君子之所謂義者事之制而制之得其宜之謂也有宜於貴必有宜於賤故古之人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凡以此也天子使諸侯勤以輔上在我必先自盡然後可以責此故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

帝夫以天子之尊非不足於耕也葢身致其誠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故諸侯以輔事天子亦有嚴上之禮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力水反施異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

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役猶為也得之不得即中庸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茂密也藟似葛枝曰條幹曰枚嚴氏云是葛也藟也乃蔓於木之枝幹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凱樂弟易其求福不回邪也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葢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小

心翼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遂能懷來多福益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應氏曰數章之内自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之後又言恭儉役仁信讓役禮曰自卑而尊人又曰自卑而民敬尊之曰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又曰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嚴陵方氏曰仁不止於恭儉恭儉可以為仁之用而已禮不止於信讓信讓可以為禮之用而已故每以役言之也事雖為人所尚已未嘗自尚之也身雖為人所尊已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則非貪夫位也寡於欲則非慕夫祿也讓於賢則非爭其名也卑已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義君子之為此者豈他求哉求

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古之人有行之者舜禹文王周公而已益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也前曰庇民者止足以覆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石林葉氏曰恭儉求役仁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位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讓求役禮故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已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去聲弗率

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謚以尊名為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以求處情謂君子所以不自大尚其事功者以求處情實不肯虛為矯飾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謂若有過高之行則不敢率循惟求以處乎

篤厚之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后稷教民稼穡為周之始祖其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故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嚴陵方氏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有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檀弓言公叔文子之子請謚而曰請所以易其名者蓋謂是矣謚以誄行而為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為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故不自大其事以下皆自卑之道也揚子曰自下者人高之易曰卑而不可踰故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呂氏曰后稷之教民稼穡無此疆爾界天下之利萬世之功也其為烈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然猶不自以為功但自謂便習是事之人耳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平聲教之弟以說悦安之樂音洛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呂氏曰强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此言君子仁民之道如此非聖人莫能與也

馬氏曰所謂仁者其難乎信仁之難其成也嚴有以致其尊愛有以致其親然後為功之成也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此言仁之成也凱以強教之所以致其尊而率之於外也弟以說安之所以致其親而和之於内也有以致其尊故樂而無荒孝慈而敬有以致其親故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尊有以致其親親有以致其尊其尊可以比於父其親可以比於母故曰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下無能賤其無能之子也○應氏曰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或曰命謂君之教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 馬氏曰父主於敬尊而不親母主於愛親而不尊水懦則狎而玩之故親而不尊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故尊而不親土則

近於人而有利可愛故親而不尊天則遠於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親命則令人於明而近於人者也故親而不尊鬼則相人於幽而遠於人者也故尊而不親○臨川吳氏曰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有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於一而不兼有者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去聲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尸容反而愚喬音驕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去聲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

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先祿後威先賞後罰皆是忠厚感人之意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尊君之意則未也故曰親而不尊惷愚驕傲鄙野質樸之敝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其敝故以敬畏為道以事神之道率民先其鬼之不可知者後其禮之可知者先其罰之可畏後其賞之可慕尊則尊矣而親愛之情則無由生也故曰尊而不親流

蕩而不知静定之所者尊上鬼神之敝務自勝以免刑而無恥者先罰後賞之敝也周人見其然故尊禮以矯後禮之失尚施惠以為恩亦如夏時之近人而忠其賞罰亦無先後但以爵列之髙下為凖如車服土田之賞有命數之異刑罰之施有八辟之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皆是也故亦如夏世之親而不尊其後民皆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言之不怍賊害而蔽於理皆尊禮太過文没其實之所致○

應氏曰三代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終各有所敝夏之道惟思盡心於民惟恐人之有所不正不得不重其文告之命遠神近人後威先祿皆其忠實之過而徇於近也近則失之玩故商矯之而尊神焉君民上下情不相接率民事神先鬼先罰後禮後賞而遠於物也遠則失於亢故周矯之而尊禮焉禮文委曲而徇人禮繁文勝利巧而賊其敝又有甚者焉凡此非特見風氣既開而澆漓之日異抑亦至德之不復見

而已歟。石梁王氏曰此一章未敢信以為孔子之言

嚴陵方氏曰天下之理始乎有成終乎有敝三代之政各有所尊方其所尊則是各有所成也始既各有所尊而終不免各有所敝矣故皆言民之敝焉然則民之敝也豈民之罪哉政使之然也豈政之罪哉勢使之然爾故三代相承各有救敝之政焉使之通變而不倦新新而不窮也雖然近人而忠夏周之所同也而夏之敝則民喬而野周之敝則文而不慙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周之近人則本乎尊禮命之所制者簡故近人之敝喬而野禮之所飾者煩故近人之敝文而不慙其源既異其流亦不同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上聲民未瀆神而賞爵刑

罰窮矣

未瀆辭以其尊命也未瀆禮以其後禮也未瀆神以其敬神而遠之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即省刑罰薄稅斂之事未厭其親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也言夏之民未厭其親則殷周之民不然矣强民言殷民不服而成王周公化之之難也賞爵刑罰之制至周而詳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矣窮極也一說賞爵不能勸善刑罰不能止惡故曰窮 馬氏曰夏之時其民淳故君民者無

所求備不大望於民則民樂推之而不厭故曰未厭其親殷人尊神於禮猶略故未瀆禮周人雖尊禮而於事神之禮猶略故未瀆神方周之時比有長閭有胥鄉有大夫其政致詳其法致嚴而善惡無所逃於其閭故賞爵刑罰極於此矣○嚴陵方氏曰前言殷人尊神矣至此乃言周人未瀆神何也益尊與瀆異而瀆神者由瀆禮之所致而已前言尊神而繼之以先鬼後禮則非瀆之所致可知矣此其其所以異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升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去聲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前章言夏殷周之事此又兼言虞氏以起下章藍田呂氏

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也略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虞夏質之至者也故文不勝其質殷周文之至者也故質不勝其文至者無以加也後世王者欲尚質者無以加虞夏之質欲尚文者無以加殷周之文矣三代所尚非苟為異亦各因時救敝而已繼周者未有以救之揚墨韓莊所以肆行於戰國也○嚴陵方氏曰虞夏非無文也特其文不勝質爾殷周非無質也特其質不勝文爾殷尚質而此以文為至者蓋殷之文則存乎時殷之質則存乎人為其時之文故人尚質以救之而已若夫其道則瀆辭是其時之為文也其色則尚白是其人之為質也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

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寛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呂氏曰惛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而已忠利之教者若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作為衣裳舟楫臼杵弧矢宫室棺槨書契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人以善之誠

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富而有禮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周於物者也義以相正而不傷乎割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故寛裕有容而容之中有辨焉○應氏曰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傳諸賢而為天下得人也生死無所私而心乎斯民真若父母之於子親而尊至惠而能散猶元氣之運妙用無迹此中庸所謂用其中於民也其君子化之皆為全德尊仁畏義不敢犯天下之公理恥費輕實不敢徇一己

之私欲恥費用者偷於自奉也輕財實者薄於言利也自庇民大德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為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凱弟君子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為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嚴陵方氏曰帝則公天下故曰生無私以其傳於賢故曰死不厚其子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愛之則親教之則尊故曰親而尊親而有所尊故安而敬尊而有所親故威而愛敬故富而有禮愛故惠而能散由是君子化之而尊仁安義以至於寬而有辨也富而有禮則無驕奢之患惠而能散則無偏黨之私仁者天下之表故

在所尊義者天下之制故在所畏恥貴則奉己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忠所以抗節常失於犯上義所以立我常失於忤物文則常失於妄動寬則常失於大雜兼父之尊母之親故能並行而無偏敝也非有威明之德其能若是乎故引書之言以證之○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是舜之所以生無私死不厚其子者順天而已矣自其有憯怛之愛而至於惠而能散者特舜之粗迹耳果舜之極致則惠而能散不足以言自其君子尊仁畏義而至於寬而有辨者特舜之德廣耳果舜之道化則豈止於君子者哉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

寡

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為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胷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藉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已以求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愧也畎畝皤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為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

三顧之策亦庶幾焉○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

嚴陵方氏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為之資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足以成其信拜謂受其命也獻謂効其能也君無為也故有責於臣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矣故受祿不誣臣能効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不家食吉大畜之彖辭也謂大畜之君子才德所蘊者大則當食祿於朝以有為於天下而不食於家則

吉此言不以大言受小禄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吕氏曰大言所言者大也小言所言者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先儒謂利為禄賞人臣事君各効其忠而已言入而遂望其禄賞乃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者此君之所以報臣非臣之所以望君也受之以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禄則

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也

石梁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張子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下達謂趨乎汙下如曰吾君不能如曰長君之惡逢君之惡皆是也伊尹使君為堯舜之君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則謂之上達也尚辭利口捷給也自所由

以進者也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臣能安靖恭敬其職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以與也藍田呂氏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已以事君者也三者皆不正非所謂靖共正直者也人臣敬治其職所與正直則神將福之況於君乎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呂氏曰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諂懷祿固寵主於

為利故曰尸利也○方氏曰所謂守和者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爲異故在於能守守則適中而無過與不及之患矣○應氏曰宰以職言大臣以位言自三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卿其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讇非孔子之言石林葉氏曰遠於君則見之略諫則爲倖近於君則見之詳諫則不爲素餐素餐則尸利也○嚴陵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非忠秖以爲諂耳近而不諫似慎而非慎秖以爲利耳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本謂我心愛慕此賢者思相與語以其相去遐遠故不得共語然欲發之言藏於我心何日而忘之乎此記者借以為喻言我有愛君之心欲諫其過胡不言乎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人耳

嚴陵方氏曰陳善閉邪謂之敬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矣然有犯無隱則

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臨川吳氏曰引詩中心藏之明不欲陳其過於外之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去聲亂也

呂氏曰所謂有序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也所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君信我可以為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膰肉不至而即行靈公問陳

而即行君子之仕以道正君而已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人之相見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賔升而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賔去不顧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强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賔主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延平周氏曰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進也不以禮故易退也不以義故難難進而易退則位之所以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位之所以亂而無序故君子三揖而進若甚難一辭而退若甚易者葢遠其亂於賔主之間況君臣之間可不遠其亂也哉

○山陰陸氏曰易進而難退則亂之階由此始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上聲則利禄也人雖曰不要平聲吾弗信也

違猶去也不出竟實無去志也謂非要利可乎。吕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兾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山陰陸氏曰三違而不出竟為實利之而外强違之非要利而何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

延平周氏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藍田呂氏曰貴賤貧富殺生君之所操以御臣之具者也雖有是具以御臣然所以御之者理也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天所以命於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保乎天下國家也故臣之事君無所逃乎天地之間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及違於理義則臣得以爭於君匹夫不可奪其志故君以我為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為不肖則可處之以貧賤以我為無罪則可生以我為有罪則可殺六者莫不惟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理義而已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音避難去聲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

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呂氏曰亂者如絲之不治而無緒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故孰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故可以自免而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厚也易蠱之上九事

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仕焉而已者故曰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而不見役于人也　石林葉氏曰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辟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何有於仁勇於事君有得志而與否者命也處而從之者義也得志而慎處所以畏命故其寵若驚不得志而孰處所以畏義故其辱若驚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詩衛風鶉之奔奔篇嚴氏云鶉之奔奔然鬬者不亂

其匹也鶉之彊彊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為小君乎○呂氏曰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天秩天叙天命天討莫非天也臣之受命于君者命合乎理義為順天命不合則為逆天命順則為臣者將不令而行逆則為臣者雖令不從矣馬氏曰天之命於君者豈諄諄然命之乎使之居天位食天禄治天職牧天民益所謂命也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謂之順命不由其道而逆天則謂之逆命雖然上者下之儀而臣之逆順亦

視其君之所為而已○嚴陵方氏曰天子者天之所子故雖天子受命于天士以事人為事故受命于君此止以士言者葢降於士則有府史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故不得受命于君也然則受命于君者其卑止於士而已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去聲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辭而盡見其人之實葢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者也辭有枝葉則蕪辭蔓說而已此皆世教盛衰所致故以

有道無道言之張子曰盡極也取也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實則言有文章也行有文章則莫非實事也言尚浮華則惟虛辭相譽而已無其實也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美則爵之今言無有實其求益與夫相親相依之言皆相奉而已有道則行得伸無道則辭得伸辭行天下之辭行也有道無道亦天下之有道無道也辭得伸也以天下無道明無以考其實所以浮辭得伸益莫能窮辯之也○藍田呂氏曰枝葉者榦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辭之文也故曰辭有枝葉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

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三者不能則不問不可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讒賊之言也餤進也

藍田呂氏曰問所貴於喪者而不能賻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恥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說人故如水淡而可久於此三者不能惠則不問此交之所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小人之接人也苟說而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久於此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取說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故曰甘以壞故凡言之甘而

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故言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平聲）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去聲）之問人之飢則食（飼）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稅）

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稅乎說讀為稅舍息也

嚴陵方氏曰不以口譽人則言之所與必發於心不止於外貌故民化之而作忠焉若問人之寒則衣之之類皆非口譽之事也口譽者內外之不相應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災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藍田呂氏曰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

之大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危國亡家之本此怨菑所以及其身○嚴陵方氏曰口惠者始終之不相副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即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否則為無稽之言矣○呂氏曰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以為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將之情疏貌親主於為利亦欺

人之不見也孔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爲不義故所以爲穿窬也○石梁王氏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馬氏曰君子不以色親人者以其有相愛之情出於中愉色婉容見於外益真積於内然後誠動於外故君子不以色親人而慮其情之不信也慝怨而友其人者君子所恥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不相襲說見曲禮○劉氏曰此段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吕氏以為冬夏至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丘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非此則其他自不可違卜筮也然曲禮止云大饗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太卜大祭祀眂高命龜春秋魯禮又

有卜郊之文郊特牲又有郊用辛之語是葢互相牴牾未有定說又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之文簭人有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太卜又凡事涖卜又如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而特牲社用甲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凡此皆不合禮家之說未知所以一之也姑闕以俟知者藍田呂氏曰郊所以事上帝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必其物也是乃不敢以私褻事之也○馬氏曰三代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祭義曰雖有明知

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與此同意○張子曰不犯日月謂不使祭日相見犯若一時有兩祭則必相回互使之不相妨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洛盛成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外剛內柔見曲禮詳文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禮樂齊盛之下以其一聽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順也馬氏曰外事陽也而剛亦陽也故用

剛日內事陰也而柔亦陰也故用柔日以郊爲外事矣而用辛以社爲內事矣而用甲説者以天地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外内其説似得之矣○嚴陵方氏曰牲牷天産齊盛地産禮者威儀樂者節奏於物則有天産地産於事則有威儀節奏事物雖盡茍或有違於龜筮焉又烏能幽無鬼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乎故先王之於祭祀不特卜日而又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牲也違龜筮而百姓怨者書不云乎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所怨可知矣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禄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富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以迄于今

明其祿及子孫也藍田呂氏曰后稷之祀竭力以共齊盛無非誠信故易富也其祀也求無罪悔而已此所以其辭恭其欲儉也以迄于今至于周推后稷以配天一用后稷之法故曰其祿及子孫○嚴陵方氏曰其辭恭則物雖薄而誠足以饗神其欲儉則物雖少而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盛德必百世祀故其祿及于子孫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去聲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龜筴之為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故言大人之器也以其威敬而不敢玩褻故大事則用小事則否天

子無筮惟用卜也而又云道以筮者謂在道途中則用筮也守筮謂在國居守有事則用筮也龜亦曰守龜左傳國之守龜何事不卜非其國不筮謂出行在他國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處之地慮他故也太廟天子所必當處之地故不卜也藍田呂氏曰如天子無筮敬則用祭器則龜與祭器皆大人之器大人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故大事則不筮小事則不卜朝聘之饗昏冠之禮醮皆用祭器燕則不用也天子無筮者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卜而不以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龜當敬而不

可褻也故曰天子道以筮諸侯非於天子在國中居守有事則筮降於天子之用龜也至于出竟則不筮蓋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且辟天子也故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山陰陸氏曰諸侯適人之國雖不用筮其所宅寢室猶卜若天子適諸侯則舍其寢廟不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敬其禮故用祭器敬其事故詢龜筮不瀆不褻以其敬故也○疏曰敬事君長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之於大國張子曰以聖人之智非不能為後之器皿須要作籩豆簠簋以祭欲不便於褻用也若褻

用則自有燕器惟是大賓客至敬則用祭器○藍田呂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一也故敬則用祭器不廢日月者事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覲宗遇一日之有朝夕不敢廢也不違龜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嚴陵方氏曰祭器所以事神燕器所以事人以事神之禮事之則敬可知也不廢日月不違龜筮凡以致敬而已故曰以敬事其君長上不瀆於民者不為民所瀆也下不褻於上者亦為上所褻也

禮記大全卷二十六